

诗园

你不知道光的风烛残年

(组诗)

唐陈鹏

自休书

深夜端坐在迎窗的木桌前雕刻灵魂的我
和喧嚣于午后牌桌上的我没有什么不同
面对被丢弃在草丛中的婴儿的啼哭
而骨骼颤抖的我
与抽烟喝酒烂醉于桌底的我没有什么不同
曾无数次在绝望、惊恐、潦倒中撑直岁月的我
与沉浸于大山深处
无望的啃书、劈柴、翻土、睡觉的我
没有什么不同
从地平线以下窥望所发现的我和从苍穹之中俯瞰
所捕捉到的我也没有什么不同
只有当一抹诗的意象踩黄了一坡坡茅草丛
郑重其事地将那杉木板做成的房门砸满了皱纹
我才从一圈圈惊恐的年轮中
看到了不同命运的掌心
是啊，雾雨苍茫中
一首诗步履匆匆地在湘西南
青筋纵横的田野上来回追寻
臃肿的秋风自山顶一个劲地滚落下来
扫平了几头觅草的野山羊鄙夷的眼神
却丝毫拆不动这些诗句苦涩的阵型
那一个个咬紧嘴唇的字被伤痕累累的手
从悬崖中直接抠出来
一首诗被它石头般的筋骨压得满头大汗
从秋驼到冬，再从冬挺到秋
一块山石被诗的胸膛温热并锤磨
从方锤成圆，再将圆锤做日与月
当它日日夜夜从山顶伸出手刮亮灵魂的窗口
满胸的石头都会在我的喉结下碰撞
发出抑扬顿挫的怒吼
这时候如果在我的窗前立一块镜子
我就会看见身上每一处未经开采的矿场
我才能坚信，在这个浩瀚的年代
贫贱的筋骨
也能在冷冽的寒风中找到灶膛的方向

被埋葬的雪

秋叶剪着剪着，天就黑了
黑成啜泣在树根上的一抔土
或几瓶开了盖正狂吐着惨白的笑的
黑啤酒，继而斜躺成一排浓妆艳抹的妇人
在潮湿的街角若无其事地摆弄着
那些被塑料薄膜包裹的鱼钩
枯柴般的民工一个个从这里游过

眼睛鼓成金鱼，双腿蹒跚如螃蟹
假若锄头没有在时代的暴风雨中创出
心痛如穿的血，村东头的麦毯就无法
卷起那些从脚手架上洒落的乡村遗骨
而除了上帝，谁也不会知道
这些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关节是纯白的
因为他们从未拨开灵魂之眉上的
那层薄雪

被缪斯吻过的人

被缪斯吻过的人，无论男人、女人
最终都会被内心的温柔俘虏
无数重叠的文字将白天涂成黑夜
以求让每一滴降落在春天的雨水
都充满母性，都懂得 只有爱
才能让这个紧握成花骨朵似的世界
敞开真相。我们都是含香的花粉
被缪斯吻过的人，连梦都被锈蚀的钢笔占有
他的眼泪是黑色的，沉淀着世间最撕心的苦痛
没有人明白他的影子为什么瘦骨嶙峋
没有人明白他的骨头为何能撞出惊雷
他只会卡紧自己的脊梁，皱着眉
任由溃逃于生活的夕阳将他渐渐掰弯
直到弯成一把插在大地上的镰刀
割草，碎土，为每一朵淡蓝色的灵魂开道
被缪斯吻过的人到死也不会承认
世人所贡献的声名。他们的声音
只有隔着冰冷的石棺才能听清
他们肥沃着面容憔悴的土地
用骨头开花，筋脉窜动着烈火

你不知道光的风烛残年

一束阳光不合时宜地擦亮贫血的车窗
噬净泥泞的鞋面和苦涩的呕迹
秋风西来，无数镰刀在耳旁屠割
锈黄的草垛钉满了迎面而来的时光
从五岭吵下来的巫溪奔成松动的鞋带
忽左忽右，忽缓忽急，不断缠紧车道
多年来，我一次次妄图将它解开
又一次次在它的紧箍下寻回故乡
只有等蛋黄似的夕阳被星星撬空
田野上的灯光才能像纽扣一样扣紧村庄
顺着田埂这条麻绳，我扯出了那枚
插在幼时天空上的专事缝补的铜针
月亮似的针孔从蓝色苍穹上睁开眼来
那是祖母早生的头屑，被岁月的手心捂红

感悟

老规矩中的爱

隆回一中 625班 李欣融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不要坏了规矩!”又被您敲了一个暴栗，我嘟起小嘴不满地看着您。大眼瞪小眼，那个时候我八岁，您六十五岁。岁月还没来得及尽染您的头发，您是那么的威严。我被您的规矩束缚着。“吃饭不要说话”“不要大手大脚”“喝汤要斯文”“不守规矩是犯罪”……一顿饭下来不知道被您敲了多少下，这样有计划有预谋的“犯罪”都被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这是规矩，得守着”遏制着。

我从木匣里取出一张纸条，“不许没大没小，要尊师敬老!”取出另一张，“要主动为长辈盛饭，向长辈问好!”……眼泪缓缓淌下，您一定知道，不守规矩的我曾经那么努力地守规矩，一条条地记下来，记在心中，就像珍藏您的爱。

记忆中的三年，您从没有让我抓住一次把柄，那些看似古朴的老规矩，您都一丝不苟地遵守着。年少的我，从学习、交际到生活的其它方面，

都被那一个个老规矩给无孔不入地侵入了。

直到那一天，从来不轻易夸奖人的您夸奖了我：“做得很好!”那天，您在吃饭时破了好多规矩，讲个不停。我好奇地看着您，您停下来，慢悠悠地说出那句话：“我就回去了，一年来看您几次。规矩还得守着啊。”我终于明白了离别的凄楚：“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我终于明白，陪伴我三年的您留给我的不仅仅是一大堆规矩，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爱。

一百八十条，我笑了笑，真是个折磨人的“老头子”，这些规矩，我也是醉了。您一定不会知道，那些克己复礼的日子，我是多么煎熬又是多么怀念。您用三年的时光，教会我一条条老规矩，我用一辈子的时光来感受那包含在老规矩中的深爱!

“哎呀，痛啊，又敲我。”“都说了吃饭不能讲话!”是的，爷爷，今天我在这里怀念您，怀念您那老规矩中的爱!

(指导老师:杨能荣)

上善若水

邵阳市第一中学 466班 黄 港

上善若水，如水之柔软，如水之坚韧，如水之宽容。

水，可谓万物之源泉。它由高入低，可蜿蜒，可笔直，可奔腾，可缓流。水之柔软，在其随遇而安：前路有阻拦，水可默默停留，汇聚成池，成渊，成河；它可冲破险阻，也可从细小的缝里点点渗出。它看似柔软无力，却能以柔克刚，滴水可穿石。

自古以来，有许多文人骚客，当处于人生困境时，表现出“似水之柔软”。陶渊明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才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闲适；司马迁遭遇腐刑，忍辱负重，方能在六年的囚禁生活，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水之坚韧，在其滴水穿石。没有人会想到，那一滴一滴小水点，长年累月地冲撞着坚硬的石块，居然将坚而厚的石块穿过一个洞；也没有人会想到，它由微弱的气体，凝结成一点一点的水

滴，能汇成小溪，聚成长河，最后浩浩荡荡地集成一望无际的大海！水之坚韧，是一种力量；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它的过程，惊叹的是它的坚持与不懈。

人亦如此。只要拥有这如水般坚韧的信念，再大的困难，我们能够战胜。

水之宽容，在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它总是处最下的位置，藏污纳垢，洗净污垢，让清者自清；因为，它的位置最低，可以集百川河流，聚成浩瀚大海。

水，因其宽容，才能成德。它可成江河湖海，亦可成云雾，成雨露，滋润万物；它利万物，而不求回报，这就是圣人之德。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水，因其宽容而博大，因其博大而能循环于天地之间；水因其无私，也成其私，它与天地共存，与天长地久。

若水者，上善哉！

记录

爷爷与土地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刘喜娇

天刚刚亮之时，便听到“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十几年来这种声音一直陪伴着我，我知道，爷爷又要出去了。他戴上那顶用秸秆编织的草帽，遮住了满头银发，再扛上一把锄头或是背一竹篮，沉稳地走在山坡的小路上。

爷爷已近八旬，可身子骨依旧硬朗得很，上山砍柴，一百来斤扛在肩上是难不倒他的，也有人笑着问过他身体好的秘诀，他回答说：这每天都在锻炼的麽？是啊！爷爷何时何地都不忘感谢土地对他的馈赠，再说乡下爷爷这辈分的人，哪里知道太极拳、广场舞、健身什么的。老人家也没去过什么大城市，就算是到外地的亲戚家住上一晚也不安心，老是担心着家里的几只鸡或是地里的几根玉米，有的时候连夜便要赶回来。也许在爷爷的意识里，什么都比不得这方土地来得亲切。

爷爷对待土地很是虔诚，几乎是到了忘我的境界，有时候一大清早出去，会到日头居中时才回来。他干活很细致，比如翻土时总会把土捣腾得很小块，放种时，他总会拿着一节几寸的小木棍来衡量宽度，因此，爷爷家的庄稼总会比任何一家的都要整齐美观。爷爷的地里四季寸草不生，

因为他每天都会去地里一趟，就算是一根杂草也会被拔掉，甚至是别人家地边上的草也会被尽数除尽，说是怕它长到自家的地里来，所以爷爷的收成一般都比别人家的要好。

爷爷最见不得人懒惰，尤其是他的儿孙们，至今姑姑和叔叔都很敬畏他。听爸爸说，以前他们可没少挨罚。我想，爷爷年轻时一定是一个严厉的大家长或是现在所说的“完美主义者”。可对于我们这些顽劣的后辈来说，对爷爷都会有一定的不理解，爷爷也拿我们没法子。

爷爷这一生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属于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时代的思想却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这是深入到骨子里去的东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爷爷一直在守护着这几块土地，守护着他的微幸福。

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老人把玉米摊在楼顶上，上面一片金灿灿的颜色，不时还能引来一些“小客人”来光顾，可老人并没有在意，他头上的帽子未来得及摘下，脚上还沾着些许泥土。用手拭着额前的汗水，脸上露出了似满足又似欣慰的笑容，皱纹在上面陷得很深很深。

(指导老师:钟建耀)

记录

风吹茶香

大祥一中 251班 田 雪

一路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树木。老牛悠闲地在田野里吃着草，无人看管，分外悠闲；天上的鸟儿落到了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好不安分，说个没完。我坐在山顶上。最近的天气有些不好，阴沉个脸。天空看着好像别人欠了它多少钱似的，吹来的风对我这个只穿着短衣短裤的女孩，格外不满；我只好停下，抚摸着被吹过的地方，早知道就穿长衣长裤了。等到没那冷的时候，我停下双手仔细呼吸着新鲜空气。我在表姐家准备了一张桌子，表姐去山下做饭去

喝茶的时候，心态要平和，要细细品味茶水滋味，好的茶能使人静下心来，而不是给你解渴的。

不一会儿，表姐把她做的饭菜带来了。不多，就几碟小菜，几碗米饭，吃完后，表姐架起了火堆，烤着小河里的鱼与龙虾，我们两人调起了各自的食物。

“嗯，还挺香的!”我轻说着，扒开鱼皮，里面全是鲜嫩的鱼肉，吃起来味道挺不错的。不过，有点油腻，我轻轻喝起了茶水，表姐戏谑道：“如果被长辈看到你偷喝茶水，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我没有理会表姐，表姐与我喝完

(指导老师:黄本华)

